

林筱聆 著

茶王

王，是姓，又不只是姓。茶王，指茶，也指人。从观音岩到凤凰岛，到星洲，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有闽南人的地方，无数王的家族，汇聚成山川，流动成江河，挺起的是脊梁，缔造的是一个民族的伟大与传奇。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海峡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



茶王

林筱聆 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王/林筱聆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550-0844-6

I. ①茶…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3907 号

茶 王

林筱聆 著

责任编辑 朱墨山

助理编辑 刘 炘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泉州市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62000

厂 址 泉州市鲤城区美食街 183 号织造厂内原综合楼一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844-6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部 王的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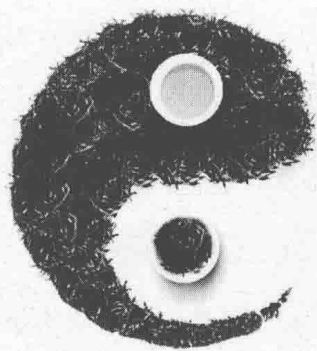
167	145	131	115	101	87	73	59	45	27	3
危机	过年	王记茶票	嘉元戏院	爱的代价	营救印青	茶商罢市	码头风云	山本来访	王记茶行	狮城奇遇

下部 王的密码

329	317	301	287	273	261	245	231	219	207	193	183
尾	救	枪	代	抉	戏院爆炸	华尔兹	怀疑	金蝉脱壳	汉奸	密码	城陷

上部 王的家族

王，是姓，又不只是姓。茶王，指茶，也指人。从观音岩到凤凰岛，到星洲，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有闽南人的地方，无数王的家族，汇聚成山川，流动成江河，挺起的是脊梁，缔造的是一个民族的伟大与传奇。



1

以这样的时速，不出意外，轮船最迟明天傍晚就可抵达星洲港口。听船长这么一说，王章焰的心情正像此时的南太平洋海面，风是平的，浪是静的。连续绷紧了十几二十天的神经随着迎面徐徐吹来的越来越暖的海风，一点点松散了下来，温润了起来。

凤凰号悠悠地向前行驶，海上的最后一顿晚餐也变得可口了。蒸米饭不再那么干硬，土豆炒肉丝不再那么不要命的咸，煎鱼的腥味不再那么浓，排骨鸡汤也不再那么油腻了。同住一等舱三号房的瓷器店廖老板执意要请客，什么清蒸虾、煎鱼，什么红烧肉、土豆炒肉丝、排骨炖鸡汤等，几乎能点的菜都点上了。王章焰下筷的还是相对比较素的几个菜。到餐厅吃饭的人似乎比往常多了一半出来，气氛也比往常热烈，大家讨论更多的是上岸后货物装卸、生意交接和人员转乘交通工具的诸多事宜。吃着吃着，餐厅里的风筒已经不能带给人足够清爽的风，还套着马褂的已顾不上斯文体统，早早脱了马褂。个别穿西装打领带的新潮人，也顾不得风度，剥得只剩衬衫。穿长衫的很多人都捋起了袖子，下摆也直接被卷起扎在腰带上；有的干脆解了长衫的纽扣，半敞着胸膛；有的把长衫的下摆当成扇子用，一下一下地扇出一点点微弱的风；有的双脚一缩直接蹲到椅子上，仿佛高度也可以带来清凉；有的直接抬起一只脚架在椅子上，一手时不时挠着脚，一手

夹着菜……凤凰号是吨位较小的通用客货轮，一层为客舱，分为一、二、三等舱，可容纳三四百个客人，一等舱仅有八间，二等舱有十六间，三等舱为散铺位，底层为货舱，可装载几百吨货物。因为是购自国外由旧货轮改制而成，行驶速度相对缓慢，客舱和餐厅都相对简陋狭小。相比餐厅的热烈，甲板基本已是喧闹不已。这里几乎成了三等舱乘客的露天餐厅和游乐所。男人大多光着膀子，裤管卷到大腿根处，三三两两围聚一起，或者直接席地而坐，吃饭、喝酒、打牌、抠脚趾头，或者倚靠在船舷上抽一筒烟，聊的多是到星洲后要找的工种和工钱，以及男人女人间的那些令人兴奋的事，中间总不忘夹杂几句骂人的话语；几个孩童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嬉戏玩闹，玩累了就停下来唱几句闽南童谣，什么“天乌乌，要落雨，海龙王，要娶某。孤呆（月鳢鱼）做媒人，土虱（鳝鱼）做查某。龟吹笙，鳖拍鼓，水鸡（青蛙）扛轿目凸凸，田婴（蜻蜓）举旗喊辛苦，火萤挑灯来照路，虾姑担盘勒屎肚，老鼠沿路拍锣鼓。为着龙王要娶某，鱼虾水卒真辛苦，照见一个水查某（美女）”，什么“火焰姑（萤火虫），人人爱，请恁阿公来吃菜。菜香香，酒红红，请恁阿婆做媒人。做哪落？做大房。大房人剖（杀）猪，小房人剖羊，打锣打鼓娶新娘”；少有的几个女人看着奔跑的孩童，时不时地叫嚷几句，手上的针线一针紧接一针地织着缝着。

相伴二十天，同屋的几个人彼此都熟络了，交谈也不像刚上船之时那么谨慎。饭局接近尾声的时候，廖老板不再避讳他此番做的生意。“这回做的是一个大单！”廖老板说，话里满满都是炫耀，“橡胶和咖啡都等在码头了，只等着几百件瓷器上岸，那些货马上就重新装上这艘船运回凤凰岛。都是上等品，专为日月岛那些有钱的外国人准备的！”

“那需要不少银两吧？”王记茶行的司机刘火财止不住好奇。

“这个——”廖老板故意卖了个关子。他目送隔壁桌一高一矮两个人起身，走远，这才抬起手正面反面地比画着。“翻番——应该没问题！”接着，他又笑着补充了一句，“如果一切顺利！”

听到这王章焰的心无端又紧了三分。在凤凰岛经营茶叶生意二三十年，自从南洋几个王记茶行分号设立后，王章焰每隔一两年都会下一趟南洋，通常是下一

趟南洋就把几个分号都走一遍，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一处紧接着一处。凤凰岛是较早对外开放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早在宋朝时期，凤凰港就是世界几大著名港口之一，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最具有东方特色的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物质就是通过这个港口往东往南输出到东南亚一带，往西输出到西亚、北非、欧洲等地。而东南亚的橡胶、水果，西方的咖啡、烟土等货物亦是通过这个港口进入到中国。虽然后来国内又新增了许多港口，但由于长期的历史形成，凤凰港的海上通商作用依然如故。它拥有十几个码头，四通八达密切关联着整个福建省以及周边几个省市与东南亚等国际间的一半以上的贸易。正因为此，凤凰港往返南洋一带的航线相当密集，除了本岛招商局购置的两艘大中型客货轮以及民营的三艘中小型客货轮固定跑此航线外，从天津、上海等港口出发开往南洋的大型客货轮也多会在凤凰港停靠上下客。这使得从凤凰港下南洋可选择的定线班轮很多。每次下南洋，王章焰通常乘坐的是上海往返南洋的远洋号大型客货轮，不仅客舱相对干净、舒适度高，而且行驶速度更快、安全性更好。此番从观音岩收购茶叶回凤凰岛的道路上遭遇土匪打劫，耽搁了时日，王章焰没能赶上早三天出发的远洋号，只能坐上凤凰岛本土这艘民营的凤凰号。这是他第一次乘坐凤凰号，一路上他都在担心，害怕在这一二十天的海程里碰上大风浪，或者比大风浪更可怕的事情。

好在，太平洋上一切看起来都太平。此时，西边海平面上的最后一大片红正在慢慢变淡，渐渐缩小，缩成淡淡的一弯，浅浅的一抹，最终轻轻一跃，被海面完全吞没。原先已迫不及待挂在天上的月亮一下子成了主角，开始尽情地飞舞她长长的衣袖，千丝万缕，无所顾忌。整个海面都笼罩在银色的月光里，像一匹无边的绸缎，微微起伏，漾着柔软的蓝光。

月上中天之时，王章焰仍没有睡意。他披了件长衫歪靠在床上，摸黑抓起桌脚旁的暖水瓶往桌上的茶壶冲了水。每回出远门，他都要带这把茶壶在身边。壶为十年前定制的紫砂壶，壶身雕刻着几根细长的竹子，壶盖是竹叶造型，上面写着“王”字。凤凰号似乎在提速——当然，也可能是夜深人静的缘故——马达的声响变大了，水流也走得急了。他的思绪也跟着提速。此番去星

洲，作为凤凰岛茶业同业公会会长，所有人都对他寄予厚望，这种厚望有时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四天后，有一场足以轰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赛事——星洲第一届茶王赛将要在星洲举办。这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继一九一六年在台湾举办过第一场茶王赛后时隔二十年的又一场区域性大赛事。不仅星洲本土茶商会参加，中国在星洲开设茶铺分号的茶商会参加，而且会吸引日本、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各国的茶商前去观摩，也一定会吸引各国政要和报纸、电台、电视台的关注和报道。他知道，这无疑是在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市场的绝好机会。谁能摘得这个茶王，谁就把握了东南亚茶叶销售的主动权。在观音岩，在安县，在凤凰岛，他都曾经摘得过茶王的桂冠。可说实在的，对于国门外的这场比赛，他再无先前任何一场茶王赛事中探囊取物之轻松感。如果说他先前参加过的茶王赛更多是乌龙茶类的赛事，那么这回，则是乌龙茶、白茶、黑茶、红茶、绿茶、黄茶等六大茶类的同台竞技，他心中无底。

同屋的其他几个人睡得正香。睡在上铺的是刘火财，睡在对面铺位的是廖老板和他店里的小伙计。不知谁在睡梦中放了个响屁，弥漫着男性荷尔蒙尿臊味、汗酸味、臭脚味的一等舱里瞬间搅进了另一种气味。王章焰轻轻打开一小缝窗户。凤凰号显然在提速。马达声更大了，水流更急了。凤凰号上所谓的一等舱无非是每四张床位独立隔开的一个小间，本就狭窄、逼仄，又在角落里硬塞进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盥洗室，两个人同时出入都得侧着身子。窗户外吹进来的一小缕风让室内的空气好了许多。王章焰抓过茶壶喝了几口，紧锁的眉心像是被茶水一点点浸透，湿润、饱满起来。观音岩上这一季茶王园子里的茶树没有辜负他，亲手在观音岩上制作出的这泡铁观音香气沉稳，汤水醇厚，绝对堪称茶王，也是有史以来令他最为满意的。满意是满意，但夺不夺魁能以他的满意为准？

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轮船甲板上隐约传来“咚咚”的声响。伴随着这些声响，凤凰号几乎是全速疾驰。但只有几秒，紧随着船头处“啊”的一声尖叫，兴奋轰鸣的马达声突然没有任何过渡地戛然而止。不好，一定是轮船出故障了！王章焰的心一揪。大后天就是报名参赛的截止日期，在这节骨眼上任何的一点拖延都将令他前功尽弃。只见窗户外接连闪过几个黑影，有的朝着船头跑，有

的冲着船尾奔。他急急穿上长衫下了床，刚打开门，脚还未迈出，两个黑影冲了进来。

海盗！

是海盗！

真的是海盗！

最担心的海盗终于还是来了！

灯火瞬间通明。尖叫声、哭喊声、吵闹声、呵斥声、撞击声像是被灯火点亮层层叠进的海浪，由近及远，高低起伏，瞬间充盈着整条轮船，恐惧踩着这些声响四处流窜，最终都密集地涌向一等舱。一等舱无疑是海盗们抢劫的重点之靶，而王章焰所在的三号房像是被做了标记，几乎成了靶心。小小几平米的房间，四个乘客被勒令脱了鞋袜、双手搭在上铺床沿面床而立。两个穿着黑布衫的蒙面强盗正在上铺下铺、床底鞋底、大包小包地一番查找，藤木箱里的衣服被扔在地上，踩在脚下。廖老板看似一副尿急的样子，使劲夹着双腿；瓷器店的伙计没经历过此等情景，早已经吓得双腿打战；习过几天武术的刘火财双手捏成拳头状，身体绷成一把随时准备发射的弓。小不忍则乱大谋，王章焰紧紧咬合着上下齿，脸上薄薄的一层肌肉将他王家标志性的宽腮帮勒得紧紧的，鬓角纵横交错的血管突显了出来，那双丹凤眼几乎要冒出火花。他伸出两个手指轻轻弹在刘火财的手背上，松弛着那把弓的紧张度。又有三个人挤进了房间。中间的那个同样穿着黑布衫，同样蒙着脸，不同的是他是个独眼龙，露出的那只眼里几乎被眼白占满了，眼球突兀地睁着，眼光呆滞，甚至有些惊恐或是迷茫。左右两边的一高一矮两个从穿着上看似是一般的乘客，却荷枪实弹。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眼熟。

“他是茶行的大老板！”高个子指向王章焰的后背，转而又指向廖老板，说的是马来语，“他是瓷器店的老板！两个人一定很有钱！”

王章焰后背一阵生生的寒意。他记起来了，这正是在餐厅里坐在他们隔壁桌的那两个人！因为常年在马来西亚经商的伯父的缘故，他听得懂海盗们说的马来话。如果说之前他尽管害怕却依然有几分镇静的话，此时被人把底牌一翻，心中再也难以平静。海盗们看来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在船上安插了奸细，对船上乘

客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货舱的那两吨茶叶肯定难保，但愿，但愿……

先前的两个蒙面海盗转身向新进来的三个人展示着手上的战利品：几张百元银票，几十块银圆，两块怀表……矮个子掂量着银圆的分量，轻轻摇头，不对，不对，这个廖老板是船上最为阔绰的，肯定不只带着这么点东西。他与高个子一同上前几步，把几床被褥掀了个底朝天，并没有新的发现。矮个子嘴里不停念叨着，肯定不只这些，肯定藏在什么地方！这时，独眼龙咳了两声，发话了：“把他们的裤子都脱了！”他的声音像是被鼻子堵着。

“不，不，不！”廖老板双手护着裆部，反应极其激烈。高个子抬起枪在他的脑门上一顶，他再也顾不得裆部，双手抱头歪向一边。

当四个人都脱得只剩内裤的时候，矮个子开始逐一摸身。很快，他顺利地从廖老板的裆下取出东西来。他扬着手上的几张千元银票，兴奋地叫嚷：“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说这个廖老板一定有钱的！”

独眼龙接过矮个子奉上来的银票，指着王章焰床底下的一个已经被打开的木头箱子问：“那是什么？”

“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箱茶叶！”一个蒙面海盗随意一瞥，不屑地说，“值不了几个钱！”

“我看看！”独眼龙固执地用手指向木箱。

刘火财着急了。他捏住拳头，直起身来，刚要往外跨步，却被身旁的王章焰一手拉住。王章焰胡乱套上裤子，用马来语说：“你们要那点茶叶也没多少用！货舱里多的是茶叶！”

“哪里产的茶叶？”独眼龙似乎来了兴致，“你是哪里人？”

“安县的。”

“安县？安县哪里？”

“观音岩。”

“观音岩？”独眼龙兴致更高了，“你这箱子里装的什么茶？”

“铁观音。”

“铁观音？咳……”独眼龙清了两下嗓子，居然换成闽南语在问，露出的那

只大眼里放射出一整束光来，“你要去参加星洲茶王赛？”

“是——”王章焰下意识地用闽南语应答着，话刚说出口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嗯？你说什么？”

独眼龙突然不说话了。他走到窗前位置，摸一摸桌上还有些温热的茶壶，又掀开茶壶盖闻了闻，指一指木箱子，再指一指茶壶，用马来语问王章焰：“就是这茶？”见王章焰点头，他抓过茶壶，把茶壶嘴轻轻一倒，茶水刚入了口，他的闽南语马上跟着来了。“嗯，果然是好茶！”他干脆用茶壶嘴直接搭在他的嘴唇上，以便迅速冲出的茶水被他及时一口一口“咕噜咕噜”地往下咽。因为倒得太急，没被完全咽下的茶水顺着嘴角流了出来，流进了他的脖颈……他抹几把嘴，继续用闽南语说：“一旦得奖，记得给我留一些！”

“给你留一些？”王章焰不敢相信这个木箱就这么安全了？他浑浑噩噩，像在梦中，大气都不敢出，“怎么——给你？”

“放心，到时我自会找你拿！”独眼龙诡异地一眨眼，又转回马来语，对着几个海盗一挥手，“走！”

眼见着海盗船渐行渐远，王章焰一路狂奔冲到木箱前。他伸手插进茶里，一直插到最底部——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还好，那准备用来开设星洲分号的五千两银票安然无恙。

危险已经解除。王章焰悄然摸出银票，塞进自己的内衣口袋里。他用手紧紧压了压胸口的位置，就像害怕银票会飞走。当他的目光轻轻地掠过桌子，他这才注意到，桌上的那把茶壶不见了！

2

凤凰号刚在星洲靠岸，周开敦早已派人提前在码头等候。二十多年前，王章焰跟着父亲挑担在凤凰岛和汕头的大街小巷卖茶叶。后来，南洋的伯父回国，见他们做的茶叶质量上乘，远比自己在南洋喝到的中国茶口感好，就动员刚成家的王章焰到重要的通商口岸凤凰岛开茶庄。伯父在马来西亚开一家百货公司，兼营

乌龙茶，他的朋友周开敦是南洋最大的茶叶经销商。父亲吊着算盘算出凤凰岛开店的各种费用后打了退堂鼓，王章焰却以伯父潜在的巨大资源作精神后盾，不管不顾地把“王记茶行”开在客流量最大的凤凰道上。二十年下来，伯父果不其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开敦果真成了他往南洋输出茶叶的主要通道。因为每年通过周开敦出口南洋的茶叶量大，他本无意在南洋设立分号，但周开敦十年前的一句话让他彻底改变了观念。周开敦说：“经我手卖出去的茶叶不计其数，最终的喝茶人根本不知自己喝的是王记还是林记还是李记的茶。我是茶叶的批发商，只要茶能卖出去，我无所谓这些，但你是茶王，你不能无所谓。如果你自己在哪个区域开了茶行分号，不仅价格上去了，而且至少那个地方的人都认得你的牌子。长此以往，这个牌子有可能成为你们王家世代可以延续经营的价值和影响力。”循着这句话，王记茶行从凤凰岛一路南下，走向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一回，王章焰希望能借着茶王赛的东风更进一步，进军星洲这样一个华人的主要聚集区。

可能是海盗船容量有限的缘故，对于凤凰号货舱里的各种货物海盗们并没有洗劫一空，只带走了一些比较不占地方的丝绸布匹和烤烟，王章焰的两吨乌龙茶毫发未损地幸存了下来。浓浓的夜色早已漫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码头因为凤凰号轮船的到来而热闹起来。王章焰留下刘火财在港口安排卸货和重新装货发往牛车水的事宜，自己则坐上周开敦派来的车连夜进城。凤凰岛茶叶同业公会的执委周枫等几个人已经提前几天到达并在周开敦的安排下入住了同一家饭店，王记茶行在日本的主要经销商山本因为身体不适并没有如约而来。几个人在饭店里见了面，周开敦简要将这几天在星洲打探到的消息一一通报。来参赛的人果然很多，目前送上去的已经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印尼、星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个茶样。明天是报名的截止期限，应该还会有更多茶样往上报。

“来吧，还是先让我尝尝今年咱们王记的茶王吧！”周开敦从抽屉里摸出一个纸包，眉角的黑痣往上轻轻一跳。“今天刚得了一泡顶级普洱，据说是很可能夺魁的，正好先来较量一下。这几天城里到处在斗茶，也确实喝到了许多好茶。但没

喝到你王记的茶王，总过不了这茶瘾。”边说着，他边点上一旁专用的酒精炉。

“我这边也得了一泡顶级大红袍，据说也是冲着茶王来的！”周枫从怀里掏出一小包茶叶，递给周开敦。

“今年这茶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话刚脱口而出，王章焰这才意识到司机还没把那箱茶送上来。刚才下车时，开车的司机让他先把自个儿的行李拎上房间，那个木箱子等会儿再送上来。他心中很是纳闷，站了起来，上楼已经这么长时间，按理也早该送到的。“我去看看！”

“没事，没事！”周开敦拉住王章焰重新坐下，把纸包里的茶往盖瓯里一放，“我们先来喝一杯好茶！那是我朋友家的司机，可能临时有什么事耽搁了，一会儿一准送来！”

就着一泡武夷岩茶一泡云南普洱，几个人品评了好一番功夫。左等右等到茶都淡了，众人渐渐发觉有些不对劲。到楼下一看，司机已经不在楼下。周开敦一通电话打到朋友家，已经回家多时的司机说：“刚才我放服务台让服务生送上去啦！”

一问服务台，服务生一脸诧异地反问：“刚才你们不是有个人自己来取走了吗？！我亲眼看见他上的二楼……”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二楼的转台外连接着咖啡厅，咖啡厅又与停车场相连接，停车场外是繁华的大街……住在这家饭店的少说有十几个报名参加的茶商茶人，谁偷走了我的茶王？王章焰的手心攥出了一大把的汗，鬓角的青筋突突地跳着，一米七几的大个头有点站立不稳地往前倾斜。费尽千辛万苦，这箱茶王才脱离了虎口，莫非又进入了狼窝？可是，这狼窝又在哪里？

他们连夜报了警。第二天上午，茶王赛的名没报成，王章焰却上了《狮城日报》的头版头条——凤凰岛茶王被盗，最大的夺魁竞争者直接被淘汰出局。在茶王赛马上就要开锣之际，这几乎成了星洲的爆炸性新闻，大街小巷都在热议此事和王章焰这人，有人质疑这是茶王赛的一个吸引人眼球的噱头，有人猜测这是王记茶行的一次成功的自我营销。周开敦跑进跑出，几乎动用了他在星洲的一切人脉资源，政界、新闻界、警界，甚至是黑道上的人，希望能在剩下的最后十几个

小时里寻找到茶王的下落，或者是足以代替茶王出赛的一泡好茶。

已经是下午两点多，距离茶王赛报名只剩下一个多小时。眼见一切努力都付水东流，王章焰一个人躺在床上，黯然神伤。他努力回忆着到达星洲后的每一个细节：他如何坐上车，刘火财如何抱着那箱茶放到后排——当时码头上人来人往，他无法判断是否有人盯上了他们；他如何下的车，如何上的楼梯——楼梯口他与一个人擦肩而过，但他记不清那人的长相。哪一个环节都应该没有问题，可问题又一定出在哪个环节。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摩着刘火财送来的一小包茶王，涌上来的是千般酸万般苦的滋味。好在，总算还留下了这一包茶样，多少还有点希望。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每次发一批货出去，他都会另外单独做一箱茶样，把一批茶里不同价位或者同一价位不同款的各种茶各称一斤作为茶样，并在茶样外包装上标注不同标号，这些标号可以与不同茶箱上的标号一一呼应，对方在收到茶时，不必逐一开箱就可循着这些各自标号在茶样里一试究竟。当初，数量有限的茶王单独装了一箱十斤作为参赛样本，留下两斤在茶行里，剩余的半斤多计划作为星洲分号的镇馆之茶，这才一同装进了茶样箱里。可是，单有这包茶样还有何意义呢？按照规定报名参加茶王赛需要送八斤茶样，尽管周开敦还在争取，但他知道没有谁会同意他以这样的重量去参赛的。

有时候，希望本身就是个坟墓，它开着口子等待埋藏绝望。等待的过程，徒增的只有更加汹涌的懊恼、后悔与烦躁。王章焰像生了一场大病，浑身都没了力气。服务生第七次来敲门喊接电话的时候，他的忍耐也已经到达了极限。之前的六次电话，除了一次是周开敦打来的，其余五次要么是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打来的，要么就是据说手上有好茶可以卖给他去参赛的茶商打来的。这一回，他已做好了对那些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的人进行还击的准备，一抓起电话还没等对方开口就连嘲带讽地抛出一大句马来语，“请你们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我不买茶，我也没什么好对你们这些记者说的！”

听筒里突然没有了动静。

没有动静的几秒钟停顿却激发了王章焰的好奇。“你是谁？为什么不说话？再不说话我挂了啊！”